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一

神宗皇帝

修兩朝國史

熈寧十年五月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　七月辛未上御資政殿監修國史吳充率脩國史宋敏求編修官王存黄履林希以仁宗英宗紀草進呈上服靴袍内侍進案敏求進讀上立聽顧問終篇始坐　十月甲申修國史院奏近編修官黄履言國史不須立符瑞道釋志及乞修表竊惟太史公書封禪班固志郊祀范蔚宗志祭祀而歷代之史又有方技列傳然則符瑞道釋亦可分附於志傳之間不須特立其名又紀傳雖備而未有表今既修之恐

不可無也本院看詳齊書有祥瑞志天聖中史官以真宗崇建宮觀符瑞屢臻遂著二志以載其事今撰仁宗英宗正史若與舊三朝史別為書則不須著此二志若通為一書則恐真宗朝事無所統繫況未奉朝旨通修所乞立表欲依履所請詔立表不從餘俟通修國史日別取旨是時已命宋敏求修公卿百官表而履等不知也　元豐元年七月庚寅知禮院大理寺丞集賢校理曾肇兼修國史院編修官肇奏臣史學不如臣兄鞏乞回所授不聽　四年七月己酉詔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方朝廷叙次兩朝大典宜使與論其間以信其學於後其見修兩朝國史將畢當與三朝國史通修成書宜以鞏充

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取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國史
成一處修定仍詔鞏管勾編修院鞏所爲文章句非一律
雖開合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
至於行不能逮其文也呂公著常許鞏以爲人不及議論
議論不及文章八月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常
寺詔鞏專典史事更不預修兩朝史上曰修史最爲難事
如魯史亦止備錄國事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材足以
周物猶止記君臣善惡之迹爲實錄而已王珪曰近修唐
書襃貶亦甚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
之徒宋祁歐陽修輩尚不能窺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
之實爲史官者材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迹

以待賢人去取褒貶爾　十月甲子史館修撰曾鞏言臣誤被聖旨付以史事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竊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商頌所紀由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宏業更立三口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職指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由興無前之烈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於篇敢繕寫上塵臣內省大懼智不足以究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

知不世之資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爰去紕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謹曾鞏今所擬修史格若止如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宜倣前代諸史修定或欲别立義例即先具奏

辛巳史館修撰曾鞏言臣修定五朝國史要見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嘗有名位或素在丘園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貢獻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狀口述或他人為作傳記之類令所修國史須當収采載述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至詢問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

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傭寫校正其嘗任兩府
兩制臺諫官之家家至詢訪各限一月發送史局并中書
編集累朝文字及樞密院機要文字共累朝御札詔副本
送本局以備討論從之　五年六月甲寅修兩朝正史成
一百二十卷上服靴袍御垂拱殿引監修國史王珪修史
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鞏進讀紀傳賜珪銀絹
千宗孟六百各賜襲衣金帶改官並聽辭免珪賜一子緋
章服清臣存彥若鞏各遷一官同修史官蘇頌黃履林希
蔡卞劉奉世各賜銀絹有差故相吳充銀絹六百故史館
修撰宋敏求百五十內侍押班石得一再任皇城司　八
月丁未以兩朝國史書成燕垂拱殿　二年四月戊寅罷

奉太皇太后皇太后 二王附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宗崩神宗即位　己未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丙辰昌王顥樂安郡王頵乞罷官行服不聽昌王顥進封岐王樂安郡王頵進封嘉王　熙寧七年二月庚午岐王顥嘉王頵言皇子已授節藩況開府置官不可不備臣等所居東宮之地當為子舍以待儲副非諸侯所當久寓也望賜臣等外居詔荅不允曰朕上承先帝兩宮顧口豈以子舍之嫌而有間天論之愛顥等又言唐故事十王宅百孫院並在安國寺東不處皇城之內伏望察臣懇誠庶安臣子之分詔又不允

年閏四月丁巳岐王顥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賜臣等團玉帶各一條準閤門告報已著爲朝儀臣等乞寶藏於家不敢服用不許上命工琢玉帶以賜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 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 元豐二年三月岐王顥之夫人馮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於王屏居後閤者數年是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閤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二嬖人譖之曰火殆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考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且泣訴於太后曰新婦所爲如是臣

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爲左右陷之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案驗得失然後議之乃召二婢命中使與侍講鄭穆同鞫於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翌善馮浩錄問上乃以具白太皇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慰存之太后與上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爲尼太后曰汝詛詈岐王有諸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罷乳母及二嬰人命中使送夫人於瑤華宮不拔戴舊俸月錢五十緡更增倍之厚加資給曰俟王意解當復迎之

四月癸卯太皇太后皇太后幸金明池上扶太皇太后登輦又豫爲百寶酒船於是馳以上壽　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詔太皇太后違豫日久命輔臣等分禱天地宗廟社稷　壬子詔以太皇太后不豫度在京宮觀寺院重行爲僧尼道士令御藥院於啟聖院作大會以度牒授之　乙卯太皇太后崩於壽慶宮百官入班宮庭時宰臣吳充以疾不至王珪升西階宣遺誥園陵制度依昭憲明德皇太后故事施行上事后極誠孝所以娛悅后無所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扶掖視膳定省惟謹后待上慈愛天至上御朝稍晚后必自至屏扆後候之或自持飲食以食上始終十餘年外廷無由備知

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嘗入謁后既高年多疾弟佾亦老上爲后言宜數召見以自慰釋后輒不許請遣佾官亦不許一日佾因侍上從容上固爲之請得入謁后乃許之上自與佾同至後閤坐少頃上先起令佾得伸親意后遽謂佾曰此非若所當留也輒遣隨上出及崩上哀慕殆不勝喪后卧内緘封一匣上發視之則舊合同寶也仁宗時因火失寶更鑄之後淘井得舊寶故后藏之匣中而人無知者　十一月戊辰詔諸路並禁樂至卒哭既而禮院言案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百日爲卒哭卒哭後不禁樂以百日爲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乃詔改卒哭爲百日　壬辰翰林學士章

惇言宜以祖宗之命奉上太皇太后尊謚曰慈聖光獻詔
恭依　十二月甲子禮院言唐開元六年太常以昭成皇
太后謚號不應稱太禮部奏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
稱太后義繫於子命百司文牒及奏狀恐不合除太字如
謚冊入陵神主立廟即去太字奏可　三年正月癸酉詔
大行太皇太后鹵簿不用釋稍內臣二十四人舁梓宮
三月詔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日聽高麗使陪位　己
亥詔大行太皇太后皇帝創為地宮非嘉祐治平故事安
厝梓宮須別為規度可命都大提舉修奉宋用臣專一管
勾　甲寅大行太皇太后發引上至慶壽殿步導梓宮且
行且哭至宣德門外立班俟時號慟不絕聲王珪及雍王

顏書王顧更進開釋不能止百官士卒感動悲咽高麗使至於出涕靈駕既行上衰服還內百官辭靈駕於板橋退改常服入門明日詣閤門進名奉慰又慰皇太后於內口門 上自庚戌不視事丙辰始御崇政殿至祔廟乃御前殿 三月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於昭陵 乙丑上以慈聖光獻故大推恩於曹氏於后為兄弟行者進三官子行者進兩官孫行者進一官凡被賞者百餘人且欲以佾為正中書令呂公著言正中書令自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非所以寵外戚上曰此誠濶典第不如是不足以稱厚恩爾公著固爭乃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他日佾又奏臣鄉除兼侍中三子皆以臣故進官今除

中書令亦乞用前比進三子官公著言佾除兼侍中曹氏子孫皆不遷故特以佾故進其三子令佾三子已用泛恩進兩官矣豈可復加上曰理固如此第以元舅之請不可違爾上又曰褒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願以慈聖光獻有功子孫宗社宜優恤其家爾公著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時王中臣宋用臣等用事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薛向嘆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使向汗流浹背

六年十二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趙彥若言王事之本陰陽爲先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施惠行慶下及兆民所以致懽聲而達陽氣是以王者游豫燕飲與衆人同樂臣比陪從至繼

仁殿竊見聖情思慕猶和前時公卿侍臣無不惻楚少陽用事生氣尚微若孝思發中或復感動慮於時令有所未順欲望將來繼仁殿所陳服玩酌獻之初暫從隱蔽抑思聖意奉承天時無虧孝慕之誠以順陽和之命自景靈新宮十一殿成上每行獻酌之禮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慟良久禮畢進湯大哭或宣曹評曹誘行家人禮至是彥若以爲言上深嘉獎之然猶不聽

聖德

治平四年四月庚午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薑花一萬朵已下至同州櫨桲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夥也今

則一郡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闕主押牙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雖闕之亦無害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非謂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具悉罷之　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第三表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爲故事因循至今太祖開寶九年群臣上尊號有一統太平字　太祖以燕晉未平却而不受以是見聖人之志苟無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　太宗端平二年詔自前所加尊號盡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可兼稱朕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而群臣懇

請乃受法天崇道四字而已其後終身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群臣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諂諛之臣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儀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一牘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以加之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也詔賜光曰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傾禍被此鴻名有慙面目誠如卿言可善為答辭非是欺衆以邀名遂終不許

二年四月丁酉朔羣臣拜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答不允曰今災變屢出可亟罷此議雖加虛名況余

先是上謂執政曰尊號於朕無益加損縱有百字亦何益然受與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願陛下受之富弼曰陸贄勸德宗不受尊號顧其時與今異上曰其時在播遷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號人固以為宜即緣變異多謙屈而不受亦自為美然受與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深見受與不受無加損之理則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無加損也遂降此詔　八月丙申司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疏羣臣章疏達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文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于今三

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九月壬申先泰圑練使向維爲濰州防禦使知陳州是時上方以政事試練天下之材下至布衣疏遠或州縣吏有以片言小善不知其人而起擢不日至侍從者至宗室戚里恩澤之家則一以秩序平進拘以歲月少所徽異維由是亦頗欲以才自見數請補外故有是命　四年十一月甲申詔曰天下見欠貸糧總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積日已久歲值索無已時故盡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七年三月乙丑詔中書曰朕涉道日淺晻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爲虐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既

以塞責消變歷月滋久未蒙休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翰林學士承旨韓維之辭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憫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悦　七月癸卯羣臣請加尊號曰法天憲古文武詔不許自是五上表終不許　元豐二年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觀

水嬉燕射瓊林苑上射中的羣臣稱賀乃命羣臣射又特命
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射酒罷御苑門觀軍士射柳枝上
自即位至是始再幸池苑後不復至矣　癸酉羣臣奏事
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御中上既拂之至地視之乃
行蟲其蟲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蟲也蓋慮治及執御者
而掩之實非飛蟲也　五年八月癸亥知安州滕甫言內
供奉謝禋奉旨買紅花萬斤今又繼買五萬斤而一州所
産止二萬斤耳恐不足數上亟詔罷之　十二月乙未梓
州奏奉詔收買青綠彩色凡二千斤已計綱起發餘數見
計置收買次上批速降指揮罷買恐勞民故也　六年八
月己酉前桐城縣尉周諤上書言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

西夏許修職貢戒邊吏勿妄出兵慮戎入寇邊吏武守詔書不出禦敵其二言都城已爲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爲樓櫓則不足以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口選於教官教官則選試於上舍内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四乞嚴太學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中書省記姓名　上日閲匭函小臣所言利害無不詳覽如此　七年十一月丁未宣德郎太學博士邵材爲監察御史材宜興人上臨朝甚肅初賜對者往往震懾不稱旨材入見延和殿雍容占奏因曰去歲郊祀臣以太學博士陪祠事陛下至太廟及圜丘執禮甚嚴陛下臨天下將二十年而秉心愈小事天地宗廟愈恭此盛德也然成天下

之大業亦在於持久不倦耳上首肯之　八年三月史臣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兩宮竭誠盡力天下稱孝慈聖光獻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既除喪思慕不已歲時獻酌每至繼仁殿必哭哀動羣臣禮遇皇后宮庭肅正親愛二弟無纖毫之間終上之世乃出居外第待諸公主宗室恩義篤備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蘊而詳於度數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日一御邇英講讀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宮素聞王安石有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己以聽之安石更變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之而安石堅持之不肯變其後天下終以為不便上亦不專信任安石不自得求引去遂八年不復名然恩顧不

衰司馬光呂公著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勵精求治嘗恐不及總覽萬機小大必親遇休暇猶御殿決事或日昃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勞而惡逸誠欲以勤勞之也將定官制獨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雖治尚嚴整智勇果斷而造次必以仁恕羣臣進見顧問或不能對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有忤意者雖甚不樂終保全之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邊奏絡繹手札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里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遁情恩威相濟人不敢不盡力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一日馳其銜策無不畏上之威明而莫敢肆欲先取靈

夏滅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塞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没知用兵之難於是亦息意征伐矣在位十有九載興爲建立追法三代由漢以下陋而不取而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號此誠帝王之盛德也

政迹

熙寧四年九月癸卯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勸廉吏今欲月增縣令録事參軍俸錢至十五千米麥四石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縣尉防團軍事推官軍監判官錢十二千米麥三石每月通增俸錢一萬二千餘緡米麥二千八十餘石其三班使臣短使并押綱運並糜費不易欲令三司勘會闕畫以聞從之先是選

入廪給下者至請錢七千麥兩石而已貧不足自養則往往陷於苟賤不廉之地上聞之故更此法其後三班使臣卒不及增　六年三月壬申詔詳定職田知州藩府三京北成德太原荆南江寧府延秦陽杭潭廣州二十頃節鎮十五頃餘州及淮陽無爲臨江廣德興國南康南安建昌邵武軍並十頃餘軍監七頃通判藩府五頃節鎮四頃掌書記以下幕職官三頃五十畝方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三頃令丞簿尉萬戶以上縣令六頃丞四頃不滿萬戶令五頃丞三頃不滿五千戶令四頃丞二頃五十畝簿尉各減令之半藩府節鎮錄參比本處判官餘比幕職官藩府節鎮曹官比萬戶縣簿尉餘比不滿萬戶縣簿尉發

運轉運使副比節鎮知州開封府界提點比餘州知州發
運轉運判官常平倉司提點官比藩府通判同提舉官比
萬戶縣令發運使勾當公事轉運使管勾文字提點刑獄
司檢法官比節鎮通判蔡何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管勾
機宜文字開封府界提點司勾當公事比節鎮判官總管
比節鎮知州路分鈐轄比餘州知州安撫路分都監州鈐
轄比節鎮通判藩府都監知比本府判官承受諸州都監
都同巡檢都大巡河並比節鎮判官巡檢堡寨都監寨主
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捉私茶鹽賊盜駐泊捉賊並比
幕職官巡轄馬遞鋪監權并諸州鎮寨監當並比本縣簿
尉諸州路學教授京朝官比本州判官選人比本州曹官

九年五月癸亥知制誥熊本提舉太醫局大理寺丞單驤管太醫局後詔太醫局不隸太常寺專置提舉一員判局二員其判局選知醫事者為之每科置教授一員選翰林醫官以下及上等學生為之亦許本局察舉在外醫人素有名實者以闕額充學生者略試驗收補勿限員常以春試取合格者以三百人為額太學律學武學生諸營將士疾病輪差學生往治各給印紙令本學官及本營將校書其所診疾狀病愈及死經本局管押或詐言不可治即別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書其狀以為功過歲終比較為三等上中書取旨等第收補上等月給錢十五千毋過二十人中等十千毋過三十人下等五千毋過五十人其失

多者本色量輕重行罰或勒出色其受軍營錢以監臨强
乞取論其諸學病人願與者聽受毋得邀求　元豐元年
十月丁未重修都城畢工詔知制誥直學士院孫洙撰記
刻石南薰門上城周五十里百六十步高四丈廣五丈九
尺外距隍空十五步內空十步自熙寧八年九月癸酉興
工以內侍宋用臣董其事役兵卒萬人刱機輪以發土財
力皆不出於民初度工五百七十九萬有奇至是所省者
十之三後洙卒改命知制誥李清臣撰記
十一月己亥宰臣吳充王珪參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
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襲
陳迹况陛下即位以來上徽號至數十而不許臣等何功

乃例蒙恩乞於銜位之中悉減罷詔答曰唐之中世時屬多虞制爲功臣寵厥將吏因仍弗革稱謂實繁溢美過情空名眩實施之近世或適權宜襲於來今固非通制卿等爲國承弼悃愊無華帥先臣鄰願罷功號朕欲嘉嘆其敢弗從宜如所請於是知樞密院馮京繼請從之遂詔管軍臣僚以下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　七年六月乙巳朔戶部言準批狀提舉汴河司言畿內諸縣民間茶鋪亦乞請買水磨官茶其法施於京師衆以爲便府界宜與輦轂下不殊從之俟二年立法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神宗皇帝

審官西院

熙寧三年五月詔國家以西樞內輔贊翌本共任爲重矣而狃於舊制自右職升朝以上必兼擇而除授之是以三公府而親有司之爲非所以遇朕股肱之意也今使臣增員至衆非張官置吏以總其事則不足以一文武之法而殫中外之才宜以審官東院別置審官西院差知院官兩員專領閤門祗候以上至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命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爲知院兵部郎中雜純同知以太常禮院治所爲審官西院其禮院歸太常寺是旬先是

上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爲不如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院議也及文彥博等對乃言其不便曰屢與大使臣因遣差相見尚患不知其人付之審官則愈不知緩急難爲選擇矣上曰欲知之不在數見彥博退上語及西院事安石曰樞密院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權爾上曰前代亂豈緣不分樞密院乎安石曰綱紀修視聽不蔽則人主權自然歸一不然則樞密亦能專權如史洪肇之徒是也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而已非治法也故降是詔議者謂韓絳及安石協謀欲沮彥博且奪其權因建此議然先時大使臣遣差皆屬樞密院無先後名次

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　六月詔樞密院逐季進納使相以下至閤門祗候以上姓名差遣班簿一冊今後依此諸司使以下至閤門祗候以上并內常侍以上諸司使姓名差遣逐季合進班簿令西院抄寫進納使相及正任横行內臣昭宣使以上及樞密院逐房副承旨姓名差遣逐季合進班簿令樞密院抄寫進納應臣僚奏舉大使臣奏狀令通進銀臺司依逐項發放舉路分都監知州軍以上使臣送樞密院本院依前項指先付吏房上脚色訖却批付審官西院舉常程差遣等使臣並直送審官西院施行

此據會要三年六月十八日事今附本日或可删改

辛巳詔審官西院磨勘使臣依審官東院例引見　七月

甲午樞密院言嘉祐二年詔諸司使攝大將軍副使承制崇班　小將軍共不過二十人自今攝南班有闕欲差知州軍路分都監以上得替人如不足即於審官西院除有過犯及年未三十未入親民人外取未有差遣人定差

大理寺獄

元豐元年十二月戊午以權知審刑院度支郎中崔台符爲右諫議大夫大理卿屯田郎中直史館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蹇周輔太常博士權判都水監楊汲爲少卿丞及檢法官令舉官以聞先是上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以問孫洙洙對合旨於是中書言奉詔開封府司左右軍巡院刑獄皆本府公事而三司諸寺監等凡有禁繫並送

三院繫囚猥多難以隔訊又盛暑疾氣熏染多致死亡官司各執所見吏屬苦於諸稟因緣留滯動涉歲時深爲未便參稽故事宜屬理官今請復置大理獄應三司及寺監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罪非追究者隨處裁決餘並送大理獄結斷其應奏者并天下奏案並令刑部審刑部詳斷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推鞫檢法官二人餘悉罷應合行事委本寺詳具以聞從之台符等既受命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

二年正月戊子手詔大理寺日者修舉墜典釐正職業俾治官府獄事前代章程湮滅歲久不可復知今所圖畫皆以義起推論規模不少寬假必難稱辦苟官吏各懷顧忌於驅遣之際或至適

巡則稽留弊害無肯前者其本寺丞事勘鞫可且依推制院及御史臺例不供報糾察司斷訖徒以上句具犯由申中書樞密院刑房置司及一年別取旨其後及一年乃復詔依開封府例供報糾察司　丁酉置大理寺勾當公事官二員以大小使臣充　二月甲寅詔大理寺官人可依御史臺例禁出謁及見賓客　三月丁丑上批大理寺長貳丞主簿家屬既不在治所如遇休暇宜止各輪一員在寺餘歸休沐庶制可經久人無憚倦其著爲令　九月壬午詔翰林學士李清臣所撰大理寺記凡朝廷修廢官事之本末小大無不該載惟崔台符等首被選掄考舉墜典而能□□滯訟獄無淹囚獨不得掛名其間尚爲闕漏宜

送淸臣增入　三年正月辛未詔大理寺鞫罪人依開封府例報糾察司從大理寺乞句具徒以上事報糾察司許之開封官準此仍詔糾察司如察訪得雖非徒以上而出入不當許索文案點檢　六年六月元豐閒詔大理兼鞫獄所承內降公事上下皆曰是詔獄也意必傅重少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顧望人以不冤上知其才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

孔子廟庭配饗

熙寧七年十二月庚寅判國子監常秩等乞立孟軻楊雄像於孔子廟庭仍加爵號又乞追尊孔子以帝號詔兩制與國子監禮院官同詳定後不果行

翰林學士楊繪以爲加帝號非是當求繪議附見於此

范祖禹誌繪墓云繪言不必追尊

元豐二年正月己丑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先聖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肆祭器實牲體盥手洗爵奠幣讀祝拜跪登降進退之節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於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且孔子師也顏子雖大賢與九人者徒也乞下臣議欲禮官薦享祝獻顏子降於孔子九人降於顏子以正開元之失禮部禮院詳定禮官言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業永徽之令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今看詳孔子顏子

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配享正享禮意本一儀物祀獻亦難降殺所乞進九人亦在祀典蓋州縣舊釋奠儀未有十哲從祀之文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各設籩二豆二俎盞爵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三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之　七年五月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兖國公之次荀況楊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況蘭陵雄成都愈昌黎初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爲鄒國公謂宜春秋釋奠與顏子並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楊傑辛公佑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

孟軻並配非是禮部看詳唐正觀二十一年詔以漢伏勝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豈必其同時之人也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楊雄韓愈皆發明聖人之道有益學者未及配食誠爲闕典伏請自今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荀況楊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案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乞荀況楊雄韓愈亦封伯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丘明之下楊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甯之下冠服各從封爵均等又以爲非是禮部言

均等援據不經無足取者於是從禮部議而有是詔又詔學士院修撰贊文

景靈宮繪像

治平元年三月丁酉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句當公事張徽作仁宗神御殿於景靈宮西園八月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真燾因請圖乾興大臣於殿壁繪像自此始

按景靈宮實始大中祥符以奉祠聖祖建天聖初乃易其旁之萬壽殿以爲真宗館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曰孝嚴熙寧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藝祖太宗之殿曰慶基曰開先曰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彰德

廣孝皆舊寓於佛老之宮亦在都邑與夫郊野之外歲時奠謁或不克躬行而清蹕所臨動涉塗巷百工執事疲於奔走陟降跋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齋莊之誠廣孝欽之本也神宗天錫聖智超然遠覽功成治定之隙乃詔有司度宮之東西建六殿為原廟奉祖宗之靈設以昭穆之次列於左右又為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其經營締構規摸程度靡不素定按圖即工成不期月觀者駭異以謂非造化融結孰能若是之壯麗神速也又以宣祖潛真隱耀實基王迹厤數所鍾自口流澤故名其殿曰天元藝祖膺命造邦撥亂反正兵不再試五服來享故曰皇武太宗親執音停混一區夏覆載之内

莫不讋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盛珍符上
瑞應圖合謀故曰熈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濟天下涵養
覆露四十二年納斯民於仁壽之域故曰美成英宗誕
膺景命以紹文祖天人和同違通綏靖故曰治隆事辭
稱情名實無爽雲漢昭晰揭諸門閣四方播紳傳誦於
今不絶

元豐五年九月癸卯修定景靈宮儀注所言儀制令諸廟
社門宮門各二十四戟唐太清宮九門亦設畫戟竊惟景
靈宮天興門及宮外門本以欽奉 天神不應立戟神御諸
殿既緣生禮以事祖宗謂宜依儀制令宮門之制每門立
戟二十四從之 十一月己卯詳定禮文所言壬午景靈

宮奉安輝德殿三后行慶殿三后欲每殿三位同用一祝版不特拜詔每后各用祝版及特拜　辛巳奉安禮儀使宰臣王珪蔡確知樞密院孫固門下侍郎章惇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韓縝尚書右丞蒲宗孟及百官等班集英殿門上諸藥珠凝華等殿祖宗神御行告遷禮至慈聖光獻皇后英宗皇帝坐號慟久之羣臣莫能仰視於是珪等奉神御升綵輿赴集英殿有司請皇帝還内上不聽每神御步出殿次第導畢始還宮時將奉安景靈宮至是塑像工畢始還坐於集英殿也　壬午質明宰臣百官班集英殿禮儀使以神御綵輿行奉安於景靈宮　十二月丁巳詔景靈宮繪像臣僚木支下兩旁以上取無人食禄者

如俱無人食祿或俱有人食祿均者取最長未均即食祿人少者取最長仍以子孫爲次序若子孫亦係繪像本房見無人食祿即更不問別房應推恩人願與以次及別房者聽　六年三月辛巳太學正馬希孟爲太學博士以上批自景靈新宮成羣臣獻歌頌者以十數獨希孟之文可觀也　八月乙亥詔自今後執政官除拜赴景靈宮恭謝差閤門祗候或看班祗候一員體直官一員隨逐入殿引揖祗應　十二月自景靈宮十一殿成上每行獻朝之禮凡百餘拜及繼仁殿必哀慟良久　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詔定奪繪像臣僚之家食祿人法看詳致仕停俸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勒停無叙法殘疾不堪入仕不理選

限之宮欲並爲不食祿人從之　四月壬辰朝獻景靈宮至天元殿觀芝草宰臣王珪等稱賀仍宣從官以上賜茶自是朝獻畢皆御齋殿賜茶　九月戊申户部尚書王存言準詔具析安守忠豫繪像因依勘會所采臣僚勲績並於國史實錄考求事迹據本傳所載贈太尉安守忠有戰功政績當預繪像其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史冊無載即無豫繪像人數詔景靈宮改繪贈太尉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靈宮繪像管勾官誤以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自言故命存考定而降是詔

修太一宮

熙寧四年十一月丁亥遣將作監官度地修太一宮先是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異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伏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迎五福太一於京師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宮於集禧觀之東

五年六月乙卯禮院言中太一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太一惟五福君綦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案史記

天神貴者太一之佐曰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尊神
伏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六年四月乙酉中太一
宮成以右街都監真靖大師陳景元爲宮主景靈宮抱一
大師蓋善言副之餘知職散衆道士令景元博選有行業
精潔之人毋過二十人歲披戴悉依東太一宮例　九月
辛酉命宰臣王安石爲奉安太一使樞密院陳升之參知
政事馮京王珪樞密副使吳充蔡挺爲前導宮龍圖閣直
學士孫固管勾鹵簿儀仗入內都知張茂則都大管勾
十一月癸丑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德音降天下繫囚雜
犯死罪徒流以下釋之應諸路災傷民戶本名稅物失計
致違省限不該檢放者監司體量檢放先是上以久旱欲

因冬至發德音順承太一之貺手詔令輔臣相度王安石等請如詔旨擬合施行事目進呈上於禁中增入掀放一節蓋上留於政事卹民如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三

神宗皇帝

种諤城綏州

治平四年六月陝西轉運使薛向言知青澗城种諤招西人朱令陵最爲横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誇示諸羌誘降横山之衆詔增給田五頃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選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絶利源以弊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選才謀居要害任權變廣招置募鄉導行反間使其君臣攜貳自相屠戮用智而不用力所以制其衝也設先舉

之策行淺攻之術諸路分據地勢犄角進兵聲援相及若首應尾使其備東北則擊西南狃以歲月勞於奔命所以罷其敵也東兵屯戍去逆就勞不知軍情不習地勢坐縻廩食欲戰先北令若省之全任土兵減費重威所以實其力也罷其賜予禁其市易絕其鹽利設官致兵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國也今數道宿兵調度結急稍失經畫則徒困良民而無補國用宜鑒康定之失竭倉卒之暴任公實之謀使府庫充牣而農商不殘士飽氣勇以攻則克以守則堅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稱善嘗置左右上見而奇之會邊臣多言橫山族帳可招納者是日辛未召向入對咨賜金五十兩及辭去又賜金凡向所陳計策上皆令勿

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樞密使文彥博等皆執不可宰相曾公亮獨贊之　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文彥博令具可否條例錄進彥博奏陳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上三策不待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惜經費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求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首尾七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然謀攻料敵老將所難兵者大事不可輕言之古人論兵至謹至重向謀雖可採言亦似輕誠願謹之重之　九月先是薛向种諤言蕃部嵬名山有歸附意及高遵裕還自夏州又言若納嵬名山則橫山之民皆可招來　己亥司馬光上疏竊聞邊臣言趙諒祚部輕泥嚷側欲以橫山之衆攻諒祚歸命朝廷許令招

納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爲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選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謀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翦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全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爲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疏奏上責樞密使文彥博曰輕泥褱側司馬光奚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責始有復還翰林之議　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上曰此

外人妄傳耳無之光曰外人言楊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數人者皆習邊事但使之安集熟戶耳光曰王神多詭詐嘗嗾羌叛而招之以爲功令以其父用之正如趙之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爲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爲端方以爲險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耳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鈔至今爲利邊事則未知也　九月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襃詔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　十月先是六月种諤奏諒祚累

年用兵人心離貳嘗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故首領嵬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訖巳直奏且申經畧司陸詵報諤先諾嵬名山自能捍禦夏人則受之若欲入居塞內則勿受也諤言當今於綏銀住生其七月詔下諤奏付詵乃詔薛向至延州台諤赴經畧司審實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共畫三策彼名山直取諒祚不能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保兩界不折地遣張穆之入奏詵意朝廷必不從也已而向與穆之偕行令穆之盛言招納之利尋有詔縱詵等所畫策諤遂遣謀者與嵬名山約日會綏銀不復告詵口詵累戒諤毋深入應接時諤巳先諾嵬名山度詵必不許發兵丙辰悉以所部

兵與折繼世先發戊午會於懷寧寨庚申入綏州逐興版

築壬戌繼世入銀州嵬名山所部族帳悉降酋首三百戶

一萬五千口四萬五千一百精兵萬人孳畜十餘萬分處

族帳於芡村及懷寧寨說始得諤狀大驚即劾諤擅興兵

貽書文彥博曰開闢以來未有此也嵬名山本熟戶自幼

被虜爲銀夏綏州軍司有小帥三千餘人牙頭吏史屈子

者狡獪爲衆貸諒祚息錢不能償時大饑諒祚數點兵屈

子乃說諸小帥容謀內附假託名山諤即奏之募熟戶韓

輕持蠟彈與名山以誘納之輕獨與屈子語名山實不知

也及輕報諤如期發兵折繼世卒會直抵名山帳名山驚

起屈子及小帥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遂降諤初城

綏州縛還爲樓櫓狀衆望見驚以爲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間敵兵三至諤輒擊却之其後詔遣中使按邊帥召諤議事因盛兵入寇諤回宿懷寧使嵬名山率其屬以百人挑戰躡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據其險諤曰彼失此利吾勝必矣既而望見其中指呼若將持突狀乃分裨將燕達劉甫爲兩翼諤居中爲三軍令聽吾鼓聲緩則徐進急則疾戰又使寨中人老幼悉乘城持挺張布囊爲疑兵諤手劍不介而馳之城中上下皆鼓譟其衆方披靡驚視三軍已萃於陣中央彼益紛亂其腹心皆潰我軍所向衝擊追奔二十餘里斬首七百餘級獲駝馬戈甲萬計綏州既城議者以爲孤城深寄北境難守不如

棄之誇獨謂北抗三大川口夏人號曰李王心古者上都
言其地形高下視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誠分處屬國置
弓箭手萬人可減屯戍省饋餉邊足以强因請乘勢大舉
盡復河南陳五可取之策誇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
中書夏人方入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起釁端無
益於事　十一月鄜延經畧司言夏國宥州牒蕃部嵬名
山等五百戶內附折馬山將兵入界招收乞以嵬名山等
還本國及誅馬山馬山即繼世蕃名也樞密使文彥博以
爲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御史中丞
滕甫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种諤罪以安西夏不
聽　丙戌韓琦判相州上諭以嵬名山事欲令琦暫往相

州却來永興經撫西邊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熟戶又復若干朝廷又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准備及開展興修城控扼要害扞禦投漢蕃族次第是日十二日丙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畧安撫使賜手劄取令治裝并封示蔡挺李肅之所奏事琦即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啟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遂主諤議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師及殺戮橫山老幼宣招誘耶涇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趍興靈帥臣肆意妄作

自棄舊約取怨西北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但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成算願名二府大臣早決之 丁亥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嵬名山判延州郭逵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怨朝廷乃拒之 丁酉以嵬名山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癸卯鄜延路經畧司言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順寧寨張時庸與西人於界首議椎場事被誘過界並為所殺楊定每奉使至諒祚所常私見諒祚稱臣拜謁許以緣邊熟戶歸之及种諤取綏州諒祚以定為賣已故并臻及時庸誘殺之 十二月壬子樞密院言西事方興用兵有漸欲須戒諸路帥凡十四條一協心講求兵政各務周知利害二

所訓練士卒令武藝習熟三熟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敵人情僞四鑒康定用兵失策五熟議戰守之兵各有定數兵有定將量力應敵六緣邊小堡若遇大寇併入大寨七夏兵大入赴救牽制毋得觀望及輕舉動八精選間諜候其動息九詳行軍賞罰倉卒易以處分十愛惜遺儲毋得妄用十一機宜官整比文書以待緩急處制報應十二機宜官毋得與兵官過從結納十三毋得冗占兵士妨訓練戰守十四約束未盡續條列利害以聞從之是月韓琦至長安先是諸將得鄰帥或監司移文即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琦入境亟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諸將自是乃知紀律初薛向貴邊等議欲留綏州令折繼世

統降人守之詔琦度其可守可棄以聞已而西人誘殺楊定等琦即奏西人若此綏州不可棄也請從向達等議樞密院以詔旨詰之琦復奏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地若令降人嵬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知有產業日久可自存活自然并力以扞諒祚似合機會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備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嵬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敵攻敵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

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損固不勝其計矣諒祚戰數敗國中饑困以琅瑠鈇鎖銅敖楊定將獻之求和未行而諒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當此變故尤非弃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敵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樞密使文彥博呂公弼恥於中變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上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詔綏州如琦議熙寧元年二月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擅興生事詔繫長安獄或以咎諤諤曰寬名山舉衆約降既聞於朝矣若緩以待命事機一失則數萬之衆殃於敵手為邊生事不細吾寧坐死以就國事乃悉焚當路所與

簡牘置對無一語置人性自引伏雖該陝西曲赦終坐責

先是樞密院以上意與郭逵毀棄綏州曰國家封疆萬里豈與夏人爭尺寸之地逵未至賈逵遂以兵驅降羌出塞外云悉已逃去掌機宜文字趙卨言綏州不可棄數勸逵招集降羌使還守綏州不然且為邊患逵從之及韓琦令鄜延勿給嵬名山種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亦勿救也逵以為不可琦遣劉航往詰逵固執不可曰如此則降羌無以自存皆潰去矣琦從之是月運丹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選其強壯千餘人刺為兵餘丁皆刺手為忠勇字使不得逃去又以兩不耕田及綏州旁近閑田給之使耕其初降時并老弱凡二萬餘人死於戰疫及逃

去僅存萬餘人耳　三月庚辰夏國主秉常告哀使薛宗
道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轉運使韓縝陝西經畧司勾當
公事劉航就都亭西驛詰問所殺傷楊定等及擄掠熟戶
不還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
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夏國子母悔過惟命是聽之意
上乃令縝諭旨令爲夏國畫長策度彼親貴任事首領亦
必止三五人欲並自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內割五萬數定
充所除俸給所貴同心助口効順中國　五月丙戌郭逵
言夏國遣人奉誓表送殺楊定人僞六宅使李崇貴韓道
喜及所擄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首詔遣使臣二人監管崇
貴等乘驛赴闕楊定等死遂察詞還叉得殺定等首領名

諜告曰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達曰此特斬口以給我檄宥州詰人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口曰殺之矣達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以實告初薛宗道受韓縝所議歸白秉常秉常不許宗道始歸達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事之人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借或受之必僞立姓名以邀金繒且彼既恭順宜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詔如達所言　六月癸亥賜知渭州蔡挺勑書獎諭以韓琦言鎮戎軍葉燮會乃控扼西界要害處獨挺能修築堡寨凡錢糧材木版築之具皆不煩於素而又能廣招弓箭手使不費衣廩而兵備益葺初秉常遣使告哀琦言西

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絶今遼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内饑衰來此乞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等歸朝廷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一順服然後許苟便如此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遂以便宜撫提與役業變會後賜名曰熙寧寨　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初升之與文彥博固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時薛向貽信州道遣升之盛言得綏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綏州不可棄與彥博異議　十二月庚戌賜夏國主嗣子秉常詔曰朕肇膺皇麻奄宅萬邦凡撫遠

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實殫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頗隳故矩以至間令首領誘害邊臣寖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才行詰問忽報山哀而能懲事以謝愆瀝哀而請命今方罹於荼毒當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酋載馳使介顧堅誠節規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已稟從聖旨歸納塞門安遠二寨仍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詳覽來請朕甚嘉之俟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冊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冊後並依舊例　薛宗道既得罪秉常更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國之人叛其君何哉朝廷乃罷分畫商量之議止令歸納二寨還以綏州重進凡三往反訖之於是始奉表聽從故朝廷答秉常詔許

行封冊然猶未遣使也　丙辰詔夏國殺楊定人李崇貴韓道喜並免決崇貴刺配洪州道喜編管盧州　己未李楊定出身以來文字籍役田宅子仲通廣南編管定左右貴國朝廷初不知既被殺猶贈官及崇貴等至事乃露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戊子夏國主秉常進誓表請給還綏州即歸塞門安遠二寨乃以誓詔答之候交割二寨始還綏州　七月己丑上書以西夏累世桀驁背惠寇邊朝廷每遇罷兵處置無法以致悔侵乃詔文彥博等各言邊防久遠備禦之策及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是採合羣策凡十六門奉旨裁處又增十事仍令擇使持所著便宜與逐路帥臣再議論審擇可否候至則再具擬

定取旨　十月改綏州爲綏德城其知城以下防托兵官使臣委郭逵選差把截堡鋪守禦兵馬器械等並從長處置以聞先是韓縝與夏人議許令納安遠塞門二寨還以綏州郭逵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縝詰夏人曰二寨之土田何如夏人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縝信之秉常既受封冊遣使來交二寨逵令主管機宜文字趙卨往受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逵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夏人曰二寨塞基是也何地界之有卨曰若不得地界但得此二墙墟安用之因言綏州與之亦用兵不用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時已有詔俾逵焚棄綏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爲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爲願以

死守之藏其詔不出具奏乞召高赴闕詢之上得奏大驚顧謂文彥博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問之彥博等皇恐即降詔云某月日指揮不得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逵徐出示之皆歎伏逵乃以前詔上言綏州具存且自劾違詔之罪詔褒逵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於是詔城綏州不復以易二寨

戊戌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爲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嵬名山爲供備庫使仍賜姓趙名懷順以其防托綏州日久故也　乙未夏國使者罔萌訛來謝封冊王安石曰今既封冊秉常宜堅明約束勿令邊將生事妄立城堡爭小利害自作不直上以爲然　四年九月庚子夏國主秉常遣

使昂嚭嵬名嚷榮等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鄜延路安立綏德城界至外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耕牧界至立封堠掘壕塹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責彼此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迴頒誓詔恩賜如舊其表詞曰臣近承邊報傳及睿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悅海宇歡呼仰戴誠深抃躍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窮聖慮遠察邊情念茲執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豈謂一城之地頓傷累世之盟訖斥邊吏之云爲乃是天心之惻隱況此綏州居族歲久悉懷戀土之恩攜憤情深終是爭心之本遠施

命令早爲拔杉得遵嗣襲之封永奉凝嚴之德坊使枕戈
之士翻成執耒之人頓肅疆埸重清烽堠顧惟幼嗣敢替
先盟翹仰中宸願依誓約貢獻贄寶豈憚於踰沙向日傾
心彌堅於述職僞學士景珣之詞也　十二月甲寅詔鄜
延路經畧司定立綏德城界又遣官往諸路緣邊封土掘
壕各認地分知登城縣范育陜西轉運司勾當公事呂大
忠皆辭行育言溝封之制非今日之先務其不可爲有四
抑又有大於此者臣聞言至不納而天下莫之欺德至不
爭而天下莫之校前日疆埸常嚴矣一旦約敗兵拏鬭者
跌於前耕者沒於後而封溝不足恃矣憝動情睽詭計百
出使人左復甲兵右輿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其約誓不

足制矣故保疆場不如立約立約不如敦信信定於心而
已矣臣又聞周官大司徒立封溝於邦國都鄙至於不服
則職方氏辨之而已行人制員而蕃國不與焉蓋聖王之
於天下嘉善而矜不能以爲號令賞罰之所不加則責之
意略爾西人之情難知其服未可信其弱未可輕臣願陛
下蒐簡軍實選將屬師積穀塞下以御其變消患於無形
制勝於不動凡此今日撫綏之先務也大忠言伏聞朝廷
將使立定夏國地界此誠陛下安邊息民之策恐不在此
臣輒有五不可之説非徒五不可又有大不可者一焉無
定河東滿堂鐵笳平一帶地土最爲膏腴西人賴以爲國
自修綏德城數年不敢耕墾極爲困撓竊聞今來願於綏

德城北退地二十里東必止以無定河為界如此則安心住坐廢田可以盡開彼之奸謀蓋出於此若遂使得志一旦緩急鄜延可憂此所謂大不可者一也又言臣等被命而行不敢不先示以信上全國體萬一踈虞則朝廷如何處置移文詰問必護然不報舉兵討罪人力所不堪復與之和勢皆在彼百端呼索須至含容挫損天威無甚於此不可不慮也王安石不以育大忠所言為然白上曰臣謂朝廷但遣育於延州立封溝非遣育於夏州立封溝於周禮有何違異大忠言但當擇帥不當立封溝臣謂朝廷但遣大忠立封溝即不責大忠擇帥育與大忠恐不可遣乃差劉宗傑及鮮于師中樞密院初不欲立封溝及議差官

先擬許昌朝上既不用昌朝而育與大忠議復異昌朝育皆中書所斥者故安石再疑文彥博等設意沮已云 五年四月丙寅詔鄜延經畧使權發遣延州趙卨於綏德城界相度要便有水泉處修置堡寨先是卨欲乘夏人不意占據生地築堡塞上問執政如何僉以爲卨不肯妄作宜從所乞王安石曰今日要與夏人絕即明絕之要與和即須守信誓既約彼商量地界遽出不意占據生地非計也兼我所以待夏人不在數里地不計有無上曰朕亦疑此計未善因令卨具析利害以聞卨請築堡寨於界內乃降是詔 丁卯詔趙卨候分畫地界畢繼約先許便宜行事指揮 八月壬午夏國進表不依舊式但謝恩而不設誓

又不言諸路商量地界事樞密院共以為疑上問如何王安石曰中國與夏人要以宗社殄滅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詔甚善文彥博曰如此即令年防秋如何上曰便得誓表如何便保彼不便為變彥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其變若更無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賴則夏國引前誓足矣臣恐誓與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歲賜必不便敢旅拒彥博又以為夏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弛備安石曰其勢可見即其情可知恐不足過慮徹備無妨彥博又曰有明盟誓則彼違盟誓我有辭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國豈患無辭馮京曰太祖得蜀人與河東蠟書曰我伐蜀有辭矣安石曰太祖偶然

有此語若蜀可伐雖無蠟書太祖不患無辭如太祖伐江南豈有蠟書但我欲行王政爾乃擅命一方便為可伐之罪如夏國旣稱臣未嘗入覲以此伐之亦便有辭臣以為不患無辭患無力制之而已上以為然乃降答詔　辛丑權發遣延州趙禼為起居舍人仍賜紫章服以定綏州地界之勞也初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上手勅問方畧禼審料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曲珍呂真分巡東西路與兵千人鈐轄李容自恃宿將謂禼儒者不知敵情曰彼豈盛夏來耶誠遇敵千兵何為請罷之以待防秋禼笑不答賊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州至魯班崖遇曲珍以吾為知其謀皇駭亟戰呂真繼至寇敗走俘斬千餘是秋

諜言夏大閱將入寇容懼亟請濟師高不聽邊亦無警坐
諜者容等懃服夏自失綏州懷未能已屢泂朝廷意高揣
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望令聽本路經畧
司分畫歲賜則以通和之日復爲於是事定高謫居多故
賞之

此據范百祿所爲墓誌銘

韓琦築甘谷城

熙寧元年七月乙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口寨曰甘谷城
即篳篥城也先是韓琦遣李立之馳奏請修篳篥城極邊
院難曰篳篥城是秦州熟户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
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琦復奏曰

竊觀後世圖制匈奴患其西鄙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故地昔取一時之議廢弃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得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蕃以至甘涼瓜肅諸郡至寶元初始敢僭號遂一向攻陽秦渭諸蕃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保泰軍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去漢界之近自前未有也久在西陲諸知邊事者皆謂城革寨則可通雞川古渭城外禦之勢隔絶得西人併吞古渭一帶諸蕃與山棗木征青唐等族相結之患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藏康奴之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後范仲淹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一寨併堡

平耳垛城二堡其明珠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若謂修城之後有積聚糧草之費臣以爲不然蓋萆篥既城則秦川三陽伏羌永寧皆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榷置酒務場課利相兼充贍詔從之

初秦鳳副都總管楊文廣受韓琦檄築萆篥城文廣即飭諸將聲言城噴珠率衆至其處日已暮乃急趨萆篥屯列既定遲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遺書當白國主以數萬精兵逐攻文廣遣裨將襲其後所獲甚多或問其故文廣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必爭之地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圖也文廣業之孫也韓琦又言已採秦鳳路於擦珠谷築一大堡候畢工乞廢罷納迷山丹菓園白石了鐘五堡使

臣戍兵掾珠堡成賜名通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三